

幸运儿

潘艳梅 译

THE LUCKY STIFF

古典推理文库
CLASSIC MYSTERY

克雷格·莱斯
CRAIG RIC



YZLI0890118912

幸运儿

[美]克蕾格·莱斯 著
潘艳梅 译



YZLI089011891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运儿 / (美) 莱斯著; 潘艳梅译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1.7

(古典推理文库)

书名原文: The Lucky Stiff
ISBN 978-7-5463-5808-6

I. ①幸… II. ①莱… ②潘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30736号

幸运儿

作 者 [美]克蕾格·莱斯
译 者 潘艳梅
出 品 人 刘丛星
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策划编辑 吴 非 聂文聪
责任编辑 聂文聪 曾雪梅
封面设计 未 氓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9.625
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
邮编: 100052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462-1104
发行部: 010-63104979
网 址 <http://www.jlpg-bj.com/>
邮 箱 jlpg-bj@vip.sina.com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463-5808-6 定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投稿热线: 010-63109462-1040

安娜·玛丽竟然睡着了，不可思议，更怪的是，她居然做了个梦。

监狱牧师离开时低声说：“睡一会吧，我的孩子。”安娜·玛丽冷笑了一下说：“今晚十二点以后，我就长眠不醒了！”

奇怪的是，她竟然仰面倒在牢房的铺位上睡着了。也许是因为她已经整整两夜没睡了，过去的每分每秒她都在期待着停刑、缓刑，期待着被宽恕。现在，希望全部落空，她睡着了，而且做了个梦。

入狱后的这几周里，她反复做过这个梦，梦境变幻莫测，但总离不开人们把她送上电椅前的那几分钟。地点是一个漂亮的屋子，摆设奢华，厚重、暖色调的地毯，巨大的软椅。她就在那儿，等着行刑时刻的到来，还有其他两三个同样不幸的人——醒后，她从未记住过他们的脸。他们与她无关，出现在那里是他们罪有应得。

她穿着色彩绚烂的雪纺便宴服，宽宽的下摆和长长的管袖。她好像刚从服装店的试衣间走出来，裙子一侧接缝处别着试衣匠

的别针。贝斯阿姨也在那个房间里，有一阵她对贝斯阿姨说，她死以后，她可以保留这件雪纺裙。贝斯阿姨表示感激，但在威斯康星州格鲁夫姜克逊这样的小地方，她不知道何时何地用得上。安娜·玛丽略微游说了她一番，说只要随意一改就可以很合身，而且能让人看起来更修长。

后来她又对贝斯阿姨说，她死之后，不用悲伤，因为她将可以见到威尔叔叔了， she 会把贝斯阿姨的爱传达给他。

有一瞬间，梦境变得那么怪异，只见所有囚犯都从口袋里掏出硬币，扔到地板上。即使在梦里，安娜·玛丽也不得其解，但她还是从手腕上脱下卡尔·布莱克送她的那条蓝宝石手链扔到了地上。随后，两年前就已死去的威尔叔叔走进房间，她想让他答应她，她死之后，将罗伊·詹姆斯多年前送她的珊瑚项链戴在她脖子上，随她入葬。

这时，梦境的焦点好像转移了，所有被判有罪的人突然围成一圈，坐在一张厚厚的东方地毯上，一个人，可能是法官，走进来坐到那张巨大的红木桌子后面，开始对着他们讲话。就在这时，安娜·玛丽跳起来说：“你必须知道我是清白的！为什么不看着我的脸说出来，我从未杀过任何人——”

就在此时，她的声音惊醒了自己，就像做其他梦时一样。随后的几分钟，她躺在那里，闭着双眼，浑身冒冷汗。过了一会，她的血脉才慢慢暖起来。

“好可怕的梦！”安娜·玛丽悄声对自己说，“我想我就要

上电椅了——”

她突然从铺位边笔直坐起，疯了似的盯着门门。是真的，还有不到三小时，她就要上电椅了。

过去几周，她曾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，一个无辜的人不可能因谋杀罪被起诉，被判有罪，最终死在电椅上。但是，不可能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了。

审判期间她一点也不担心，而且信心满满，甚至可以说她很开心，这只是一个荒谬的处境，一个可以让她在以后的聚会中笑谈不爽的小插曲。尽管陪审团的裁决几乎让她昏厥，但宣判似乎也只是个形式，他们绝不会执行。

随后，事情一步步往后发展，她与律师会谈，研究证据、动机、上诉，以及其他所有事宜。渐渐地，她感觉到害怕，毕竟她已经身陷囚牢。后来，害怕变成了巨大的恐惧，她常常几小时呆坐在冰冷的铺位上，一动不动，而《泰晤士报》的那些记者就有写头了：“安娜·玛丽·圣·克莱尔，因谋杀大乔·奇尔德斯获罪，这个女人如同石雕一样冷峻——”

最后，希望落空，幻想破灭。

被判谋杀罪的安娜·玛丽·圣·克莱尔坐了起来，伸手去拿他们容她保留的粉盒。麻木地用粉涂抹鼻子，又整了整头发，就像要去赴约的样子，但那只是她本能的动作。她看着镜中那微红的脸和灰蓝色的眼睛，那双被爱慕者们称为“烟色”的眼睛，还有她那丰满的暗红色的嘴唇以及黄褐色的头发。午夜之后，她会变

成什么样子？她真希望还能有足够的时间用香波洗个头，再用贝蒂娜香水沐浴乳洗个澡。

她伸展开四肢，仔细打量自己圆润的双腿和光滑而白皙的胳膊。十四岁时，安娜·玛丽就知道自己的身体很美，现在，她更加意识到这一点。突然，她觉得很遗憾，真的好遗憾，她最后的约会是与那张死亡电椅。她那美丽的身体依然有着无尽魅力，能给人带来无限的欢乐。

走廊的石头地面上响起了脚步声。

安娜·玛丽美丽的身体一下变得僵硬。时间不应该这么快就到，她应该还可以睡一两分钟。但脚步声正慢慢朝她的牢房靠近。是牧师的表不准了？不可能！应该还剩几小时，肯定、绝对、完全不可能是现在。

钥匙咔嚓咔嚓响起，牢房的门开了。安娜·玛丽站了起来。记住你的誓言，她狠狠地对自己说，直到最后一刻，都要昂首挺胸。她的临终演讲，已在脑海里排练了上千遍：“我知道我是无辜的。终有一天你们会查明真相。”他们终有一天会查明真相，但有关她的诸多好处，也要到那时才会被人们记起。

当然，在温切尔专栏里会写道：“这不过是电死她之前的临终俏皮话。”

牢房的门打开了，进来两名警卫，其中一个示意她出去。她双脚发麻，一边艰难地在走廊里一步步前行，一边想知道牧师在哪儿。也许他稍后会按规矩加入队伍里吧。

无人言语。一名警卫抓着她的胳膊，态度基本算恭敬。沿着走廊一步步走过其他牢房，她能感觉到无声的牢房里一双双好奇的眼睛正盯着她看。她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走到牢房区尽头，一名警卫打开了巨大的金属门。安娜·玛丽踉踉跄跄地跨过门槛，突然觉得眩晕和恶心，现在，记住，她悄声说：“记住，要昂首挺胸。”但是冷汗开始从她脸上涌出来，在那一瞬间，她知道，她就要晕倒了，死一般地倒下去。

“扶住她，卢克。”一名警卫说。

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她，没让她倒下。她的另一只胳膊也让人抓着。不知怎的她的脚在向前移，左一右一左一右一左，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四步——

跨过另一扇门，走过又一条走廊和一个宽阔的院子，还有一道门。安娜·玛丽在警卫的支撑下向前移，最后一道门开了，她被推进了一个单调、光线明亮的房间里。

这是典狱长办公室。

安娜·玛丽半靠着门站了一会，浑身麻木，颤抖不已。典狱长坐在办公桌后朝她微笑，还有她的律师耶西·康威。这时耶西·康威站起来，朝她伸出了双手，满脸堆笑。

“恭喜你，亲爱的，”他喘了口气，立即接着说，“来得正及时，不是吗？”

安娜·玛丽愣了片刻才最终明白他的意思，随后她觉得血液再次流入她的身体，呼吸也畅通起来，过了好一阵她才能说出话来。

“现在，上帝啊，”她说，两唇打战，“现在，我要晕了。”典狱长办公室旋转起来，越来越黑，她感觉有双手抓住了她，随后又被黑暗淹没了。

她模糊能够听到轻微的跳动，似乎很遥远，但越来越近，还有声音，只是她无法分辨他们在说些什么。过了好一阵，她发现自己躺在典狱长办公室的沙发上，典狱长正把一杯黑麦生威士忌捧到她的唇边，她睁开双眼，耶西·康威正跟她说话。

“现在，一切都好了，”他说，“都好了，亲爱的。”随后他抬起眼睛对典狱长说：“这可怜的孩子显然受了太大的刺激。有时候好消息也让人崩溃，尤其是受了这么多折磨——”

典狱长愤怒地打断他说：“这可是全美国最好的监狱！”

“我不是这意思。”耶西·康威缓缓地说。

安娜·玛丽坐了起来，意识到自己确实还活着。“怎么回事？”她小声说，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她觉得声音不是从她唇际发出来的，“他们已经查明我没有杀他？”

“是的，”耶西·康威说，“是的，他们查明了，你自由了。”

典狱长点了根香烟放到她颤抖的指间。耶西·康威随后把事情的开始告诉她。

杀死大乔·奇尔德斯的人在一次小纠纷中被枪杀了，这次纠纷好像与数字游戏有关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临死前供认了全部罪行，而且他的供词经过审查、再审和再审，证明全部属实。安娜·玛丽确实无罪。这一切就发生在牧师离开后她睡觉的那一段时间。

当然，还有一些法定程序需要办理，但安娜·玛丽至少不用在十二点钟上电椅了。

“你真真是个幸运的可人儿。”耶西·康威用百般甜蜜的声音说。

安娜·玛丽·圣·克莱尔，来自威斯康星的农家女、摄影师的模特、合唱队女歌手、夜总会舞女、多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情妇，如同石雕一样地坐着。耶西·康威向典狱长动了动眉毛。

典狱长会意，热忱地说：“我们会安排你搬到我的宅所去，加里蒂夫人会为你准备一个设备齐全的房间。你将受到贵宾待遇，相信我。”

安娜·玛丽只说了一个词，一个不堪入耳的词。

典狱长加里蒂用无助和哀求的眼神看了耶西·康威一眼，耶西·康威立即将安娜·玛丽冰凉的双手放到自己温暖、潮湿的手心上，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们知道这是个难熬的时期，但是——”

这一次安娜·玛丽说了三个词。

典狱长加里蒂的眉毛向耶西·康威示意说：“她真不好搞定。”

耶西·康威用肩膀示意：“交给我吧。”

“亲爱的小美人儿，”耶西·康威擦着前额的汗说，“你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几天以后你就可以离开这了——”

“我今晚就要离开了，”安娜·玛丽说，“午夜时分。还记得吧？”

两个男人对视了一眼，安娜·玛丽大笑起来，笑声有些刺耳。

“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，”安娜·玛丽说，“除了我们三个之外？”她眼睛灼灼地盯着他们，“回答我！”

耶西·康威点燃一支香烟，说：“不是很多。不是全世界都知

道,如果你指的是这个的话。这事尚未见报。你怎么,你怎么会关心这个,安娜·玛丽?”

她朝他笑了:“我当然关心。”她站起来,开始在狭长的房间里优雅地来回走动,如同走猫步。“多少人知道,耶西·康威,知道你今晚来这里?多少人知道杂种加里蒂接到这个消息?”

沉默了一会,耶西·康威灭掉香烟,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典狱长。

“这个——”加里蒂说。

安娜·玛丽令人不快地大笑起来:“你接到消息了吗,加里蒂先生?”

“当然,”加里蒂肯定地说,“只不过,你瞧——”他咽了一下,顿住了,“哦,该死!”

“只不过,”安娜·玛丽说,“只不过你需要证实这个小道消息!否则,你还是会让我上电椅。”

耶西·康威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:“没事了没事了,亲爱的。你太过紧张了。服点镇静剂,再好好睡一觉,明天早上,一切就不一样了。”

她朝他啐了一口:“这样的话我天天都在对自己说。”

“现在,安娜·玛丽,”典狱长叹了口气,站了起来,“我的宅所里为你准备了一个可爱的贵宾房,你在那里会很舒服。几天过后,你就可以离开,而且——”

“我今晚就要离开了。”安娜·玛丽重复说。

他们凝视着她。她站起来,背靠着一个灰绿色的档案柜,修

长的手指间轻轻夹着一根香烟，眼里充满了冷漠，却没有怒意。

“今晚十二点之后我就要离开了，”她说，“躺在棺材里。记得吧？”她斜视了一眼这两个受惊的男人，然后笑了。

“我敢说，我坐在电椅上时，一个观众也没有，”她语调缓慢，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，“除了法定目击证人，绝不会有多余的人，你们可以提前安排并买通他们。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，让整件事看起来天衣无缝，然后告诉你们的记者，安娜·玛丽·圣·克莱尔在午夜后一分钟死在电椅上，或是别的狗屁时间。”

“什么！”加里蒂大叫起来。

“如果不这样做，”安娜·玛丽继续说，看都不看他一眼，“就会出现本州最大的非法拘留案，很多名字将会见报，任人辱骂，包括你，还有地方法院检察官，还有其他很多人。”她把烟扔到地上，用脚踩灭，“别告诉我你不会这样做，你会的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。”典狱长加里蒂虚弱地说。

“喏，怎么不可能！”安娜·玛丽说，“除非你不想保住你的饭碗。安排好一切，贿赂目击证人，开启空电椅上的电流。告诉记者我死得很幸福。妈的，如果你有想象力，你还可以将我的棺材填满混凝土，再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。而那时，耶西早已把我带回了小镇。”

典狱长和耶西·康威面面相觑，过了好一阵，典狱长无奈地耸了耸肩。

“她猜到我们的想法了。”他说，语调平缓。他转向安娜·玛

丽，眼神里带着祈求：“看着我，姐们，你想怎么做？你别告诉我你只想——”他的嘴唇蜷缩了一下，“把罪犯带来审判。”

“妈的，当然不是，”安娜·玛丽说，“我才不管别人的闲事，我只关心我自己。但是得有人为我的遭遇买账。”

“看着我，安娜·玛丽，”耶西·康威说，“不管怎样，你没有死。”

“你这样认为的？”安娜·玛丽·圣·克莱尔说，“这七周来，我每天都死过二十四次了。”

她本能地挺起胸脯，就像正把一件毛皮大衣披到肩上，即使身着这单调的狱服，她也不乏优雅，且颇具危险性。

耶西·康威问：“你想怎么做？”

她朝他笑了一下：“我？我已经死了，我想怎样？你猜啊。我想在房子里闹鬼。”

“但是，杰克，”海伦说，“你得做点什么。”

“得有人为她做点什么，这是——”她看了看腕表，顿住了，“杰克，快十一点了！”

杰克·加斯图斯推开酒杯，叹了一口气：“瞧，亲爱的，仅仅因为我在谋杀现场看到她，仅仅因为我们有那么点关联，我就作下判断吧，在其他的一些犯罪案中，并不是所有女杀手都会上电椅——”

“她是被判有罪，”海伦坚决地说，“但她不是凶手。”

“随你怎么想，”杰克·加斯图斯说，“但这不关我们的事。”他伸手抓住她可爱而修长的小手，她的手冰冰凉凉，过了片刻，她就抽出了手，打开一个烟盒。杰克斜靠在椅子上，给自己点了根烟。

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。其他男人可能是总统、百万富翁、电影明星、英雄，而他，他娶到了海伦。

此刻他打消了自己的忧虑，看着桌子对面的海伦，看着她那

光滑、亮丽的灰金色头发，精致、可爱的脸蛋，还有那白皙、仿佛能透光的柔润肌肤。淡绿色的雪纺裙如海浪起伏在她雪白的双肩，桌子下方，是她修长、苗条的美腿。

这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他甚至不记得是第几周年了，其实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每天早上醒来，看着她柔滑的长发散落在枕头上，还有她藏在臂弯里如孩童一般酣睡的脸。那么美妙的早晨，他们坐在阳光普照的屋子里喝咖啡，海伦穿着紫罗兰色的薄绸长睡衣或是白色绒毛长袍，或者只裹着一条日光浴巾，或者如果是特殊日子，她会穿上他们第一次相遇时穿的那身蓝缎睡衣。

“海伦，”他说，“每当我看着你，我的心仿佛被人做了手脚，狂跳不已。”

她的目光温柔起来，“亲爱的，”她低声说，“我没发现你还是个诗人！”这一次她主动握住了他的手，而她的手也不再冰凉。

杰克·加斯图斯，曾经的记者、新闻广告员，以及业余侦探——这职业他偶尔还提起过，此刻又叹了一口气。但这次，是幸福的叹息。心里头那份纠结和忧虑在那一刻荡然无存，是呀，为什么要担心？他娶到了海伦，他还拥有夜总会娱乐场。

桌子对面，海伦若有所思地透过玻璃杯边缘看着他。杰克挂着只有在烦恼时才会有的表情。她看得出来。他的手指掠过朱红色的头发，把头发绞成结。他沉着脸，皱着鼻子，一根一根地点燃香烟，吹了几下，又一根一根地灭掉。他的目光游离在千万里之外，此刻如果你问他问题，他一定会心不在焉地说：“什么？”

她握紧着他的手指，低声说：“杰克，亲爱的。”

杰克眨了眨眼，“什么？”随后又说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哦，没事。”海伦说。

根据经验，她知道，他问的“怎么了”一点意义也没有。她隐约笑了一下，想证明没什么事。她提醒自己，毕竟，她没必要担心，她拥有世界上能让她快乐的一切，尤其是杰克。只要看看他那愉快、朴实、带着点黑斑的脸，她就觉得自己快乐得像伦巴乐队里演奏的木琴。

但是她不高兴，也许是因为那个不曾谋面、只在报纸上看到过的女孩，就要在今夜坐上电椅。

“跳舞？”杰克问，就像在问一个偶然碰到的熟人，问某一个在盛大而吵闹的聚会上当配角的女人。

“不，谢谢。”海伦以同样的语调回答。

杰克又点燃了一根烟，他也没觉得想跳舞。看着海伦，触摸着她的手指，那种怪异的想法又回来了，他觉得他们就像——在一座新坟上跳舞。

快别想了，他严厉地对自己说。无论如何，你没做错什么。想想你的结婚纪念日，想想海伦，想想夜总会，想想世界上所有其他事情。

夜总会，没错，值得他去想。杰克环视这个巨大、灯光柔和的房间，看着那桌子，那吧台、舞池，还有表演台。夜总会一生被转手多次。刚开始，这里是个豪华赌场，门面打着夜总会的牌子做

掩饰。后来，成了夜总会，有着拳击场一样大的舞池，酒吧提供特殊娱乐服务，赌场被颇有心地移到楼上。再后来，杰克打赌赢了它。现在，经过精心改造，夜总会自称拥有中西部最大的舞池、最好的乐队、最好的演员，在这里，男人花五美元就可以带着女人来逍遥快活，这五美元里还包括了出租车费，就算这样，夜总会也大有利润。

他想起新夜总会开张那个夜晚，他也有些担心，但与今晚的忧虑不同。他那时欠了很多钱，担心到期还不上。现在看来那种担心多么愚蠢。开张那晚发生了一些特殊的事情，这地方挤满了各种各样的顾客和各领域名人。大乔·奇尔德斯坐在舞池边的桌子旁，拥着他的绝色女友安娜·玛丽——

别想了！

有一瞬间，杰克简直害怕自己会大声喊出来。他那瘦长的身体在颤抖，他希望只有自己感觉到，希望前额冒出的冷汗只是一种幻觉，他最希望的是海伦什么都没有注意到。

“杰克，亲爱的，”海伦说，“你肯定能做点什么。”

他看着她，想假装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

“十一点已经过了，”海伦说，“杰克，打电话，告诉市长，告诉州长，告诉马龙。”

“太晚了。”杰克说。

“还有将近四十分钟。”海伦说，她唇边的肌肤变得苍白。

“市长也无能为力，”杰克说，“我不认识州长，而且我也不知